

# 青年的導航者——

# 從《中學生》談到 《中國學生周報》

在第七屆中文文學週專題講座上的發言

## 引言

在茫茫大海裏，到處有礁石、暗湧、漩渦，極有經驗的航海者除了憑自己的經驗判斷外，還得靠着導航儀器或導航人。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，面對紛繁的人事，如果在適當時刻，獲得導航，可以把前景看得清楚些，把應面對的難題考慮得周全些，然後再憑自己的努力，直達目的地。每一個時代，有每一個時代的困厄，有每一個時代需要探索的問題，現在讓我來談談在兩個不同時代，對青年起了導航作用的兩份刊物。

## 《中學生》

首先，談談《中學生》。這份雜誌誕生於多難多災的三十年代初，即一九三〇年，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①，假如我們打開中國現代史看看，就知道它的存在，橫跨了苦難深重的二十年。其間經過多少內憂外患，八年抗戰中，在流離情況下，輾轉於上海桂林重慶各地，用草紙印行，仍堅持出版。到了內戰期間，在飢餓貧困的壓力下，仍不言休。二十年來，為中國青年學生提供應有的知識道路，更提出了他們應該思索反省的許多問題，現在六十歲開外的中國知識份子，應該不易忘記這份雜誌②。

對於香港青年人，這雜誌是陌生的，不妨先略略介紹它的歷史。一九三〇年前後，中國除了外患頻侵，內部不穩外，政



《中學生》第八號·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

● 盧瑋鑾

## 「迎接新時代」特輯



治、文藝的思潮也在極度混亂情況下掙扎及探索中。不同主張的文藝團體紛紛出版雜誌刊物，根據不完全的統計，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刊物最少有三十四種，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刊物，超過三十七種<sup>③</sup>。在衆多刊物中，各派意見紛紜，文藝創作或理論，水準參差，學識水平還不夠好的中學生，真不知如何入門。作家、理論家層次太高，不是門外的青年人人都能攀得上，也不是人人看得懂。浩瀚書海中，他們需要導航者。

在一九二五年，一羣中學教師：匡互生、朱光潛、朱自清、豐子愷、夏丏尊、方光燾、劉薰宇等在上海創辦了「立達學園」<sup>④</sup>，滿懷希望的想辦一所他們理想的學校。後來爲了擴大對青年讀者的服務範圍，就在一九二六年八月，由章錫琛開辦了「開明書店」，專門出版適合青少年的

讀物，一九三〇年一月創刊的《中學生》，更是該書店最重要的貢獻。二十年來，擔任編輯的有：夏丏尊、葉聖陶、豐子愷、章錫琛、金仲華、顧正均、徐調孚、周予同等。其中以葉聖陶擔任該主要職位最久。

可能有人認爲給中學生看的刊物，內容一定單純乏味，缺乏社會意識，避開國家政治、國際形勢等大而複雜的題材。但這只是一種推想而已。只要翻閱二十年來的《中學生》，我們會訝於它的廣度和深度，也訝於它對時代的針對性，處處實踐了在創刊號提到的重視青年對「時代與地位的自覺。」所謂寬度，是指由知識到思維，科學到文藝，個人到世界，理論與分析，該刊都包容了。由於它是綜合性的刊物，所以文藝方面比較弱，但在動盪的大時代中，它絕不避開政治與時事，更不斷提出值得青年思考的問題。雖然，這份刊物有自己的立場，但卻不會以導師身份自居，把自己的思想定於一尊，對不同的問題，均展示了不同的思維路向，讓讀者自行取決<sup>⑤</sup>，舉個例子說說：一九三四年的五月號中，有一個專輯叫「五月」，其中包括了豐子愷的《五月預想》，說的是他五月的寫生旅行計劃，全文只想着買什麼顏料，會見到什麼美景，甚至想到去采芝齋買糰子糖與朋友共吃，完全是個人趣味。徐懋庸的《不要紀念吧！》，就對當時流行的、虛有形式而乏取進精神的五月國恥紀念日大加鞭撻。林庚寫的《五月》，就純從美學觀點與生活關係來討論，所北寫的《血寫的歷史》就詳細爲讀者重溫了這個「多難之月」的歷史。一個專題四個不

同觀點，讀者既可依個人性格喜好，各取所需，同時也可兼收並蓄，從不同層面去看問題。所謂深度，雖然說中學生程度，往往對專家之言望門興歎，但在初階之後，仍應有逐步深入認識的提昇，絕不能只顧遷就而留於膚淺階段。《中學生》的作者對專門問題，都能做到深入淺出的分析及介紹，看茅盾介紹《十日談》、豐子愷的美術音樂理論、高士其的細菌研究、金仲華的國際形勢分析、夏丏尊、葉聖陶的文學欣賞及寫作技巧，都可以看見全刊對深度的要求。而在該刊登過的專欄，例如《文心》、《文章病院》、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……均成爲當時全國中學生必讀的好書。它的導航作用，使在國難深重中成長的一輩，得到應得的指導。大概由於它不是純文藝刊物，在當時也不具色彩鮮明的戰鬥格，總觀起來，沒有具體易見的成績，所以，歷來沒有人對它作過全面的研究，和給予合理的評價，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

### 《中國學生周報》

說《中學生》，無論時間及空間，都跟生活在香港的我們距離得很遙遠，現在說到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相信對快三十歲到四十多歲的香港知識份子，就應該有親切而熟悉的感情，對十來二十歲的青少年，可能在傳聞中，也會有一種朦朧的認知。它停刊已經十一年了，但在許多人心目中，仍是印象鮮明，提到它的時候，也禁不住帶着濃厚的感情。

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創刊於一九五二年



# 是壞消息，也是好消息， 周報改版了！

從十一月起，中國學生周報就要改為雙週刊了。無論從編輯、作者或讀者的立場看來，這個消息都是不好的，因為雙週刊所發生的作用，比周報要弱。非因環境迫不得已，周報也不會走上這條道路。周報的經濟負擔，長期以來都很沉重，雖然售價先從一毛錢增加到二毛錢，再從二毛錢增加到三毛錢，增加了三倍之多，但仍然抵擋不住生活指數和紙價飛漲所帶來的龐大經濟打擊！我們不能再向讀者身上打主意，提高售價，因為周報的讀者，在經濟上的負擔能力，也是有限的。用三毛錢去購買一份百頁或二十頁的周報，已經是很難可貴的支持了。因此，在這艱難的過渡時光，周報決定暫時減縮，改為兩星期出版一次，相信讀者定能諒解個中的苦衷。在這裏，我們許下一個諾言：到兩路升回一定的水平，周報將會恢復原來的面貌。可能這是一條遙遠的道路，不過，讀者如能支持，周報還是有希望的。

如何爭取讀者的支持呢？我們認為，答案祇有一個，就是：極力充實周報的內容。

今年四月，周報曾經作過一次重大的改版，在形式上，從鉛板改為彩色印刷，紙質也改變了；在內容上，亦曾提出活潑生動的理想。可是，成績並不令人滿意，新舊讀者的反應亦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

這個問題。當然，改版的結果並非一無可取，但從整體的情形看來，改版是失敗了。活潑生動的理想不能實現，反而暴露了編輯混亂，編輯立場無法取得一致的毛病。這正是周報的致命傷，任何一位參與工作的編輯，都該負上一部份責任，而不應單獨埋怨任何一人。

從周報演變到雙週刊，我們吸取了上述的教訓，必須在內容和編排方法上來一次全面的革命。我們要恢復周報一部份美好的傳統，同時容納新的視野，新的精神。至於確實的做法，則留待雙週刊的開場白來闡明。

在人事上，周報亦會有所變動。原有的一部份編輯，因為工作和時間上的關係，不能再為周報效勞了。我們決定加入新的人手，加強彼此間的團結和默契，為讀者服務。

周報原本是大家的園地，那些對周報一度有過誤解和不滿的讀者，希望你們能夠撤除成見，回來支持我們。你們對周報的多年熱愛和支持，是它不可缺少的營養和生命，在現在和未來的道路上，周報更需要你們。

周報的變，是必需的！變得好或壞，是編輯的事情，也是讀者的事情！

期，也不會錯的。當然，這個「本地化」，不是狹隘的地域思想，而是充分表現當地中西文化滙點所形成的特色。例如「電影圈」就從外國電影的評賞，發展到作者自己動手拍實驗電影，「藝叢」就由中外古典音樂介紹到香港本地流行樂隊，文藝版幾乎全是本地作者的天下。它內容的多樣化、趣味與學識不缺，也是它吸引性格愛好完全不同的讀者的主要因素。它也在那社會突變時期，提出了值得青年人探索的問題，例如：「香港是一條船，青年

們能做些什麼？」⑩許多類似的專輯，都能引起讀者來稿的熱烈討論。從他們的文字裏，可以看見當時他們是怎樣的動了真感情來面對這些問題。

作為一個周報的老讀者，我最近重看了十多二十年來的周報，主要想找出它為什麼會令那麼多讀者念念不忘。大概跟下面幾點很有關係：

(一) 編輯人多——周報除主編外，每版另有全權負責的編輯，據說全盛時期，編輯超過十人。而二十二年來，每版編輯也變換了許多，不同個性的編輯使內容色彩變化，一直給人新鮮的面貌，版面的活潑，也正合青年人口味。

(二) 園地的公開——六十年代中葉以後，特約稿很少，幾乎多是讀者的投稿，有時甚至一封來信，也會被編者鄭重其事的，加上親切按語刊出。園地公開，是它能培養那麼多作者的主要原因。

(三) 編者、讀者、作者之間的感情交流——這點相信是周報最成功的地方。由於園地公開，往往出現了：由讀者變作者，由作者變編輯的情況。這種身份的改變，實在有助三者之間的了解及感情交流。特別有幾個編者的個性很突出，在所編版內充滿個人風格及感性文字，結果做成了一種現象，讀者與編者彷彿變得很親密，這就是具吸引力的原因。時至今日，仍有不少當年讀者，記得逢星期四下午，就會急不及待到報攤去問「周報來了沒有」的渴望情懷。一九七一年，周報經費出現困難，經陸離在報上訴苦，讀者發起的「救亡運動」，就出現讀者自費設計印刷海報，及上街張貼的事情。這些例子，都

足以證明讀者的歸屬感。另外，編者對作者的關懷，更叫作者十多年後，仍念念不忘。例如蓬草，就承認當年編輯吳平對她的指導及鼓勵，對她有極大的影響⑪。又在《生活與思想》版及《大孩子信箱》版上，常見編者與讀者一同對某一個問題的爭論，爭辯的結果，就正是對問題的探討進了一步。在情與理交融下，它就發揮了導航的作用。

如果從最客觀的研究角度去看周報，它當然還有不足之處，但二十多年來，它成為香港許多青年人的導航者，却不容否認的事實。沒有看過周報的青年一輩，可能認為逝去的周報只是一個神話，也許，這真是一個神話，但它真的存在過。

## 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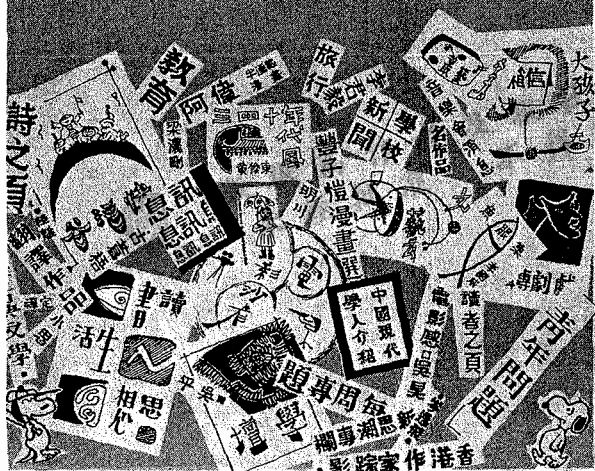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年代四十年代，中國青年有《中國學生》作導航，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香港青年有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作導航。八十年代，對香港來說，應該是一個重要關頭，這一代的青年，有什麼作導航呢？我用這個問號，作為本文的結語。

## 後記

這篇演講稿，由於篇幅有限，不可能對兩份刊物深入及全面探討，只能概略敘評。加上個人對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的感情較濃，說起來未免感性重了些，不是評論文字應有的態度。一直以來，在文章中提及周報的人很多，但總難免從感情方面着筆。加上事隔十多年，回憶中的事物，往

# 中國學生週報

The Chinese Students Weekly



讀者自行印製的《中國學生週報》海報

往與實況有些距離，對週報較全面而又較理智地評介的文字不多，直到目前，只有羅卡的《中國學生週報的回顧》一文，是最詳細了。

《中國學生週報》，是有優點也有缺點，而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化界，又有不可磨滅的影響，應屬香港文學的研究重點之一，可惜兩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沒有全套藏本。最近，「友聯出版

社」林悅恆先生把該社所藏的《中國學生週報》送了給我保存，很感謝他。爲了讓更多人能看到這份報紙，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的圖書館都願意把它製成顯微膠卷，以供館藏。但由於尚欠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報紙，未算完整，因此，還得向各界求助。在此盼望，藏有這三年週報的讀者，能跟我聯繫，如能借出所藏製成膠卷，使週報全貌得以保留，好讓後人研究

## 【註釋】

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，改名《進步青年》，繼續出版，但內容及風格均已改變。

② 據葉聖陶《祝〈中學生〉復刊》（見《中學生》一九八〇年第一期。）一文中說：「近來常遇到一些六十開外的同志向我說他們曾經是《中學生》的讀者，從《中學生》得到不少益處。」

③ 據張靜廬《中國現代出版史料》丁編（下）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，中華書局出版）中引魯深《晚清以來文學期刊目錄簡編（初稿）》頁五一〇—五七六。但該目錄並不包括綜合性文化期刊，《中學生》就不見列入表中，故數字並不完全。

④ 最初叫「立達中學」，後來江灣建校，才改名爲「立達學園」。

⑤ 據葉聖陶《祝〈中學生〉復刊》中說：「我和朋友們當時編《中學生》確有這樣的想法：不要教訓，要勸說；不要灌輸，要啓發；不要以教育者自居，要對待朋友一樣對待讀者……跟他們一起商量一起探討……。」

⑥ 有關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停刊日期，由於「友聯出版社」、「兩所大學圖書館均無藏一

，那就功德無量了。

最後，還得提一提的是：與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同時的還有一些刊物，都是構成香港文學史的重要環節，我由於題目所限，沒有提及，希望以後有研究者在這方面加以補足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於香港

九七四年該報，現在可見資料提及停刊日期者有二：羅卡《中國學生週報的回顧》

，《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》，一九七五年七月，港大學生會及港大文社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籌委會編。

（文中所述停刊日期爲「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」。也斯《四季、文林、週報詩之頁及其他》，《文藝雜誌》，第七期，一九八三年九月，頁三六—三九。）文中提及停刊日期爲「一九七四年四月初」，現據羅卡一說，但仍待他日訂正。

⑦ 創刊詞：《負起時代的責任》，《中國學生週報》，創刊號，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，第一版。

⑧ 曾任週報總編輯及各版編輯的應不只這十多位，這裏提及的是據陸離的記憶。以後應深入探究，再作補訂。

⑨ 也斯《四季、文林、週報詩之頁及其他》，《文藝雜誌》，第七期，一九八三年九月，頁三六—三九。

⑩ 《中國學生週報》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。

⑪ 《訪問蓬草》，《星島晚報·大會堂》，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，頁十。